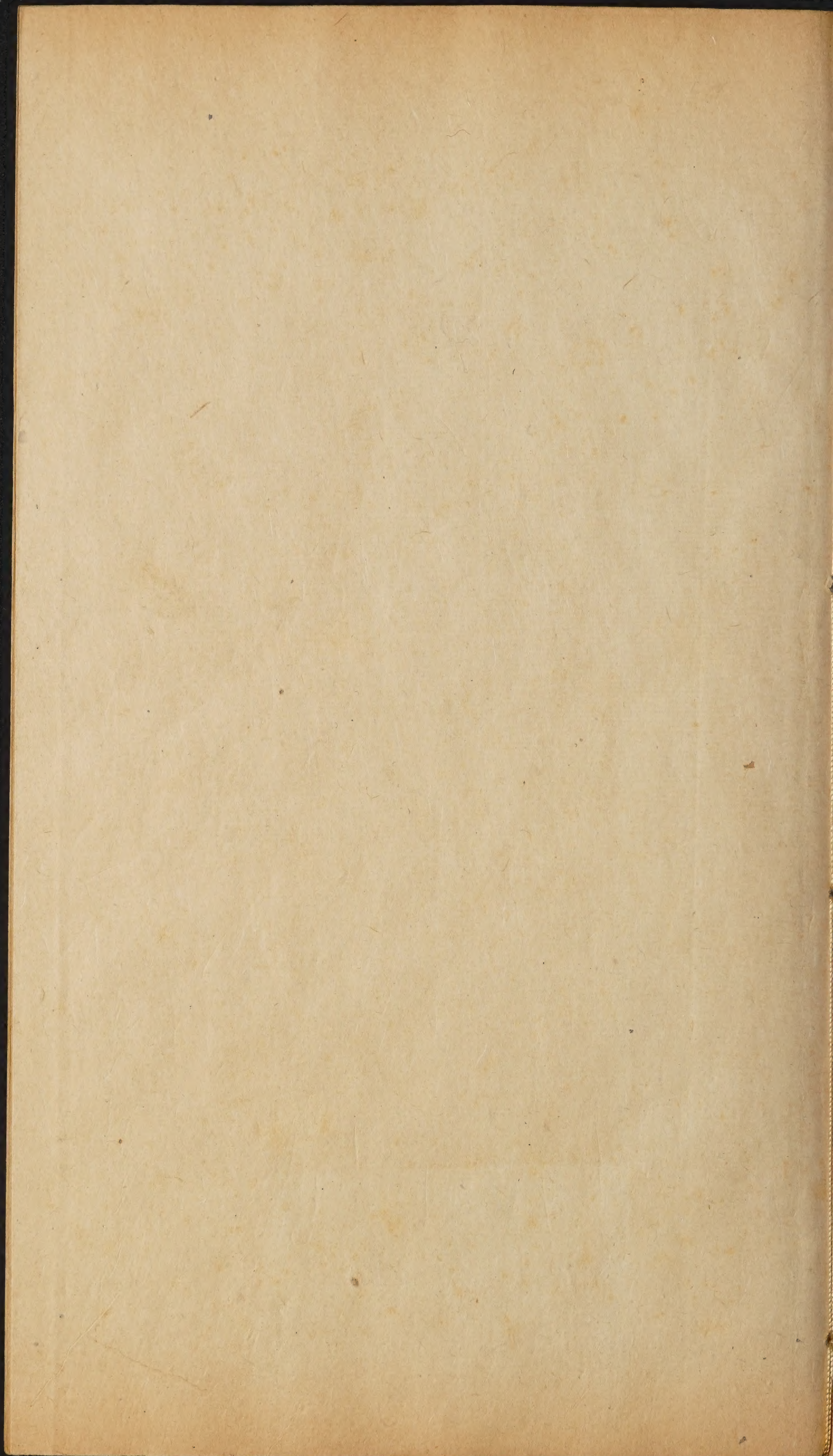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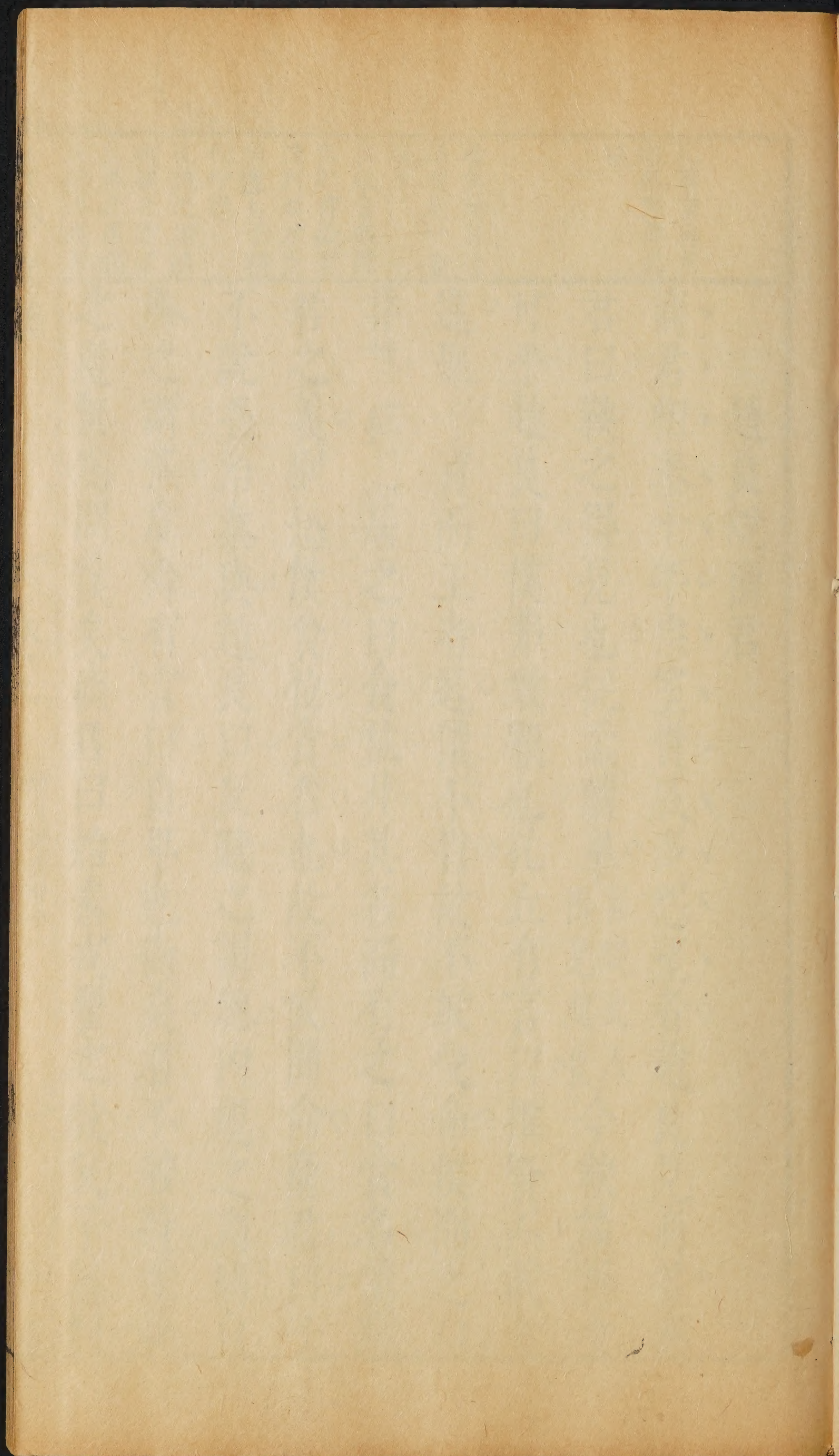




此篇當與范睢蔡澤傳竝觀

摹寫商君峻法有此一着纔工

貪位貪名雖自涉實徵有譏刺商君意與[illegible]貪字暗相呼應

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强反聽內視者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言從此人得見趙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敎父子無別

反已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僞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雖與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以上先暗敘五羖大夫名功教壽四德俱本虞舜有言自卑意

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

指寫其功德處言言鄭重

以下一切應商君本傳又一一反五羖大夫

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置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荆國之禍（救禍謂會晉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繇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相助也歌以助杵聲）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教謂商君）

左建外易與發教相反

非所以得人與由余款關相反

出盛重從與行于國中相反

按趙良之說商君即蔡澤

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上謂鞅之處分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秦人畏鞅甚于君）今君又左建外易（左道建直威權在外革易君命）非所以爲教也（令謂君之教令）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

之說應侯也彼所謂顯巖穴之士其寓意微矣假令鞅能存良以自代歸商于避賢者路豈不身名兩全哉惟其不能卒之車裂族滅悲夫

于鄗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人君死臣子不欲斥言故託云捐賓客）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王　鏊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唐順之曰陳商君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避位處弄丸掌中

張以忠曰蔡澤之說應侯反覆婉暢趙良之說商君深切著明應侯用之以令終商君違之以

懼禍雖非獨能知幾也雖深而獲心知鄭安平王稽之事昭王內實委咎而已亦功過[illegible]掩懼禍將及故肯從容以去埶險而[illegible]刑必加于貴戚法不弛于太子孝公任[illegible]專而已之功博故毅然安于其位而無疑迨乎出亡無所舍始知為法之弊亦既晚矣雖然鞅之身誅族赤雖明哲之不足亦天道之宜然又豈特係一不師趙良之言也哉

此句是有名大篇絕奇峭而流暢一幅絕異山水

起得明爽

詞氣雍容不迫

此見歇之善說處

肆筆成文峭語亦錯出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也（至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致言取物置之物上）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垂邊陲也）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不接地不與通也要約也）今王使成蟜守事於韓成蟜已北入燕（成蟜秦人守待也燕使燕人朝于秦也）入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

雖爲楚說秦亦是確論

鼓舞

聳惧

不雅

以上說秦之强及有戰功當愼重以爲

皆魏邑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翔散也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可畏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强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

終始分兩段作波瀾
引二國以過信得敗正見韓魏不可信
再翻作一轉倒應
婉入
冷語微轉

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不毀謂無傷也强韓魏謂楚毀不能侵之故强也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

韓魏一段說秦之暴虐與二國之被折可怨可恨不待語終

此言韓魏仇秦不可借以攻楚亦不可由其地以出兵而棄地又不可出兵背

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重世弗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狐為妖者無所食無人為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

極理勢

剖利害盡

忽然提出齊來

當時齊最大又提出作一折最有輕重深中事机不覺傾聽

鄰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四國齊韓魏趙也應王躡秦後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皆宋地）故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服救七邑及泗北故二國攻之兵埶無所介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矣（校敵也）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于吏慎重之）

竟摩着意中
此下文勢雄肆語更多險勁
此書議論反覆其要歸只在莫若善楚一句文字何等緊嚴
以韓魏齊作三層
謂四國不得相救

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注猶屬也詘猶反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爲關中之候候候吏也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一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亘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

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危動以危亡之事恐動之

持劫也痛言攻伐之酷

許應元曰歇之策所謂善息者也當是時秦必不能悉舉楚而易中五國之禍是秦所憂也故卒聽歇其後秦并六國其調度盡歇策

凌約言曰春申君知秦遣白起上書阻之廼不明言其事僅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聳動其聽而士卒自止亦善說矣

張以忠曰奇恣仍精整宇內雄文

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已入彀中

交疏言深四字關端甚妙

文氣縱逸

動秦王又在此數句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至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長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音向）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以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

處人骨肉之間暗指太后穰侯奇肆

臣非有畏一句爲下文患憂恥之綱下文憂患恥三句卽非有畏之意又爲下三段之綱

疊下三不足以字及五死字文如貫珠

五死字照上死字此段言死不足爲臣患

伍子胥夜行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謂欲言太后及穰侯事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能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癩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夜行晝伏至

盡忠應上亡字此段言亡不足爲臣憂

箕子接輿應上爲癩爲狂字此段言不足爲臣恥上面說何患何憂何恥正吅起臣之所恐數句以聳動之昭王安得不且駭且愕

竦動

看他總鎖處字眼極精神

於溧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匍匐同飢困故）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癩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

六用先生字
五用寡人字

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雎不言秦國不保故上及太后且欲為之甘心又何有于大臣哉

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朝困反猶汩亂之意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楊慎曰有起有伏有闔有闢有照應有關鎖此先秦一篇極善結搆文字

張以忠曰氣脉沉古頓挫雄宕

范雎以亡囚而欲間骨肉蔡澤以羈旅而欲代相行天下之至難其勢必危言則不能激動故澤之宣言因雎卽雎之其言無王也[illegible]危而激之之辭

直答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歉卽挫矣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魏以二萬人降趙）王稽（通諸侯）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旣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

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謂體彊則手足輕快）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非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其志期在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范睢只爲畏死故蔡澤便以死恐之其曰殺身成名雖死無憾騃詞也

困巳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富貴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之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

雖欲說雖退位而實稱其賢故言易入然說亦正

只將一死字翻倒范雎終篇竟以死恐之

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

此下議論不激不阿自有綿裏藏針手段

口氣舒徐

是時范雎雖甚憂疑而猶或恃秦王親我故澤以此動之

條陳利害令其自擇意婉曲詞懇到

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

結上

開合最有精神是一篇警策處

范雎一生不過決意恩讐

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
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于千世君孰
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
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
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
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
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
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
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

蔡澤直說出雎心事眞善說者

議論大足令貪權戀勢之夫惕然警醒

國君不知時退猶不免畔且亡況相人國者而可戍功久處

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于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嗷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敘三子之功與前無一字同妙甚

此又增入白起不惟激以事而且動其心尤切

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戰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

歷叙四子不善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幾令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平平劇論要不外成功

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植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

者退一語

忽然宕出范蠡筆法奇妙

聳動

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于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大言全勝）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斬謂絕之此言斷三晉之路）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棧棚也施于險絕以濟不通）通于蜀漢此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于水者見面

此直欲其辭位而去則能賢如古人壽如喬松子孫世享祿位無絕人臣立功持己所深願而不可得者皆萃于應侯之一身矣

聞澤一說而遽欲辭位亦應侯知足處

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松子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

鮑彪曰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趨于利而已惟澤

爲近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
去優遊于秦以封君令終非苟知之亦允
蹈之澤之謂乎

張以忠曰識高論邃而雄辯處又復辭鋒馳驟愷切
閎深豈非偉筆

此文跌宕類蘇秦然章法句法起結照應獨邁紀律讀此文五百餘遍乃知眞生龍也

一篇主意在力排謀臣之不忠而欲獨進其說

先言六國之從難成次極言謀臣之不忠而六國之從不難成末乃言巳爲秦

韓非初見秦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審悉）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也（裁制）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荆固齊（始皇諱其父稱楚曰荆時山東國齊楚爲大故從人結連之恃以爲固）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

破從以成霸王者是一篇大開合文氣雄勁蘇張貲許大脣舌只用斷死二字將從前寘曰俱脫今秦至甚大功也言秦有霸王之資然而甲兵等數句言秦無霸王之業乃所以起歸罪謀臣之意文有開鍵

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奮言勇不顧死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秦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與與之爭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

此段言謀臣不盡其忠以激怒之

此言齊閔王一戰而亡以聳動之

以下詳數謀臣不忠

此言破楚而不取爲失計

有波有勢

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頓弊也 索盡也）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廣而兵彊。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故繇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于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

此下四段文法長短錯綜

此言拔梁而不取爲失計

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巳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此志而軍華下（此密也言其志親）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巳無霸

此言穰侯治秦之失計所爲謀臣不忠者

此言秦破趙而不取爲失計

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兩國秦及穰侯所封也）是故兵終身暴露于外士民潞病于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巳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日氓）悉其士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

正汪洋閒忽變出奇波

從起于趙故趙亡則從敗

覆說趙事愈有精神又于趙事中更作三段波瀾疊疊

領甲不若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須待也天下編隨而伏以繩次物曰編編隨言衆隨而降伏也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爲明秦兵之彊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

文緊甚似只收末段而前四段俱收妙手

此議與起手不合正見文法離奇变化

文氣紆徐

此結言戰之當愼因舉武

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于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致極力也厚大也交罷却秦與趙俱罷兵而退也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繇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甲百萬左飲于淇谷右飲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

王襄主以爲勸

數字增色

今秦地一段與前今秦地一段首尾相應

末段一正一反總通篇之意而結言之

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素甲以素帛爲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于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筴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于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昧死言不知死所）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

結歸連于巳以謀爲首以與謀臣不盡忠句相顧

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于國以主不忠于國者主言以爲首惡

吳師道曰蘇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謀臣其剛愎不遜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

馮覲曰此書爲初見秦其策全在破從一着中間反覆歸咎謀臣不忠處波瀾起伏汪洋于項戰國之雄辯士也

許應元曰說難有陰用其說而陽棄其身秦殺非而用其術以收天下秦則巧矣非自知而自蹈之愚哉秦之誅非恐其爲韓也

張以忠曰揣摩精熟綜練淵沉故識議卓越而情事刻露至看其頓伏處更以神奇不測行之尤稱絕調

又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負奇才而不思允宗乃說秦王以亡韓之策縱得不死恐亦難俛首而立秦廷矣

瑰奇而蒼古馳騁而精工絕爲隹作此書論物不產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材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組織葩藻而意獨至千年以來所絕少者

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切實動聽

只就逐客一

李斯上秦王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孫支于晉（求一作來）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太后弟）逐華陽（昭王弟）彊公

事反覆頓伏結得自是斬截

語意已盡復總結上文而覆說之文字之開闔處

此下意有三段而文法亦三變

與五子者不產于秦相應

上順說此倒說自無限意

句法蒼練

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音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光如日月）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纖離良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大魚也皮可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充斥後宮）

將上面反說一兩項又倒一倒不覺重疊愈覺精神

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一何也相應

兩句一正一反

此結含無限意

詞語激切一言有萬鈞之

列屋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以宛地之珠飾簪傅璣之珥以傅璣綴于耳環阿縞之衣東阿之縞帛爲衣錦繡之飾錦繡爲緣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閑雅變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缶瓦器可以節樂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

勢

數語古今爲名言

此又說逐客之害以動之

只物不產于秦四句隱括前面許多意思而結之何等閑暇何等筆力

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與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四句結盡上文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隱關上與四君創伯立業異

樓

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

張以忠曰辭極精彩論復雄博而文情激盪最足警醒人主

天壤間第一篇奇文字

雄詞奇句出之不盡眞辯士之文秦漢古作也

此以一二字立意之格

蘇子說齊湣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爲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爲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非止藉人之勢因其世之衰而乘之亦藉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欲乘之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于時（時當伐而伐之不以已主其事則怨遠矣）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劒吳王使干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劒）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割利傷也劌音貴）堅箭利金不得弦機

篇中用何以知其然也凡六用昔者凡八

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銛音先利也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衞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遞衞國城城城守也割平割平割地以求平也衞入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墮音揮矣此亡國之形也衞君跣行告遡于魏遡愬同魏王武侯身被甲底劒底砥同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衞非彊于趙也譬之衞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築剛平以侵衞齊魏爲衞敗趙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有林鄉馬

篇中用何也何謂也何則者凡十餘見

方叙事而旋揣意中戰國文所以婉暢西漢則勁而少直矣

不主怨不挫强乃一篇主

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東燒棘蒲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隊黃城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爲名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

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彊不以兵爲人挫彊敵如此則兵不廢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

意始終千餘言皆不外此有味乎其言矣

層層提掇層層收拾

分小大國二段以張其勢

此段談大國後起重伐易

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彊也且夫彊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主）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恃謀人以爲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彊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

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蓋微乎其微非愚主之所悟也

此游士之說而微有合于道

以吳王萊莒作小結

緜此觀之亦

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言變其初）而不服矣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彊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彊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緜此觀

三見

引喻曲當

是策蓋庶幾審時度勢矣

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蓋已逆知泯王之敗矣

之則彊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竝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于人不爲主也）微用兵而寄于義（隱其用兵之眞情而寄寓于義以爲名）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伸也）不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衆事宜多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彊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

叙事碎而痛切西京以下不能湊泊矣

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鴈門）取其牛馬（蓋之噲敗時）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并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繇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巳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言財用窘于道路）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爲行者祈）君翳釀（翳華蓋也）

十年之田不足以償一戰之費况又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師旅之後必有凶年乎
曲盡行師之敝故曰戰鬭者人臣之利非人主之福

醲醲于中以待欽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事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鈞均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鉉絕（鐶刀鐶鉉作弦）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乎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斷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襜音

上言行師之害此言百姓之勞苦語語痛心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則必亡之形成矣故引智伯以証其亡又將二子作好戰一証

瞻襜衣蔽前者言士作苦衣易敝故亟治之舉衝櫓衝陷陣車戰乘車爲櫓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于刀金兵戈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數數月爲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斷截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爲二子滅患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

深監戰攻之禍似勝策士一籌

此言國無大小好戰必危

此等機局李斯以下知之少矣

妙論

之國二再戰比勝相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然而國遂亡君臣于齊者何也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繇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于不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恃之此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之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

天下佚之則雖強必弱

後又引衛鞅一段前後生出如許風浪

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佚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佚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彊兵而弱之素猶常也兵常用雖强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于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曠闊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于堂彼自敗北雖有闔

總談自恣無少拘攣迫促之態

亂天下而自安非仁人語

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

闔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言君臣互言）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袵席之上（袵臥席也）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夕之憂）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惠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彊而拔邯鄲西

三端爲言而以權勢時藉明之後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

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孝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盡堞中堞城上女墻爲戰具竟境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

政所謂常有王人之意者

住徙

此段總收愈有波瀾有精彩

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于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飾柱建九斿音游旗旒從七星之旟音於畫鳥隼為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謀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

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鮑彪曰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詭于正雖鐘竽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唐順之曰是策不從揣摩押闔中來直論天下形勢用兵虛實惓惓以戢兵后事爲意縱佚駘蕩不詭于道奇士也

張以忠曰雄辭麗采以風馳電激之勢行之奇辯奪目而篇中層層頓挫層層闔合極結撰之

工此先秦文之最勝者

魯仲連遺燕將書

此書雖以智勇忠三乎起實重智者不倍時一句蓋欲其棄燕而歸齊故即以智者不再計句帀之下文反覆詳論皆不越此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與仲同）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南齊有燕患不急南陽平陸故不南面與爭）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濟北郎聊城地）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此時秦與齊和故曰橫秦之勢合）則

本言齊雖棄南陽斷右壤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他虞可專意于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婉轉

言齊計決以搖其守

以前事動之所以奪其心

以全燕見敗以一城嬰守所以見其能

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卽平陸）存濟北（謂棄絕楚魏之所攻而不救志在攻聊城定濟北也）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于聊城公無再計（言聊城難守不必復圖）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于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如墨翟守宋卻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如孫吳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能

此下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辭非實事也

歸燕之說挾喚起東游二齊意耳恐其未知所處再把算怯辱三字反前忠勇智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因敗爲功之事以諷之

兩稱古人之事使知所擇

已見于天下矣自楚攻南陽至此總是計其守聊城之害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于天下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更革俗弊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于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自公計至此擬其棄聊城之利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

一起一伏聽者自聳

此以管子曹子感動燕將處何處激切

歷以名字歆之尚是戰國風氣

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齊王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刼桓

此結二子不規規于小廉下節欲燕將之乘時立功名耳故復結一智字以應前

公于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得書泣三日猶豫不決欲歸燕恐誅欲降齊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眞德秀曰燕將之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特爲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爲訓讀者不可眩于其

文而不察

陸　深曰此書渾融奇拔

張以忠曰當時秦彊惟齊挾霸國餘威足以抗之仲連射書聊城意欲彊齊以償秦耳蓋卽不肯帝秦之意

此篇是千古新調問詞大都以堅貞獨立與諂諛從俗分說

此以下佯為不知所居並舉兩端以卜之其不平之氣勃勃如龍蛇交措于胸中

寧字與將字有輕重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悃款誠實傾盡之貌勞來送往隨俗高下也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大人謂貴幸者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哫訾音足貲嚅唲音儒兒哫訾求媚也慄詭隨也斯語辭喔咿嚅唲強笑語也婦人君之所寵若鄭袖之類寧廉潔正直以自

上句皆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

總上文求決何者可居又言舉世是非不明求決何地可以居

觀俗混濁而不清一段則原之卜特以發蔽障于讒之心事實未有所疑也

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潔楹謂同諂諛也楹謂戶樞易以旋轉故以爲喻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抗舉也軛車軛也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雷鳴者驚衆也黃鐘爲聲氣之元而反毀棄之瓦釜聲之下者而反驚衆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道龜策

誠不能知此事

劉勰曰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
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竝能

王世貞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于涼
令人永慨

張以忠曰原抱孤忠而鬱勃不伸故托此爲憤世嫉
邪之論其文獨創奇調崢嶸千古

此後世設問之祖

郢中以下三段全在過接轉接處用丰神

總收二句下去把鳥魚爲喻意外主意筆力雄偉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謂行有遺失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

接下勢如下坂警策精髓處

瑰意琦行正解遺行之說安知臣之所爲正解不譽之說

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暴露也鬐魚之鬚髯也碣石在海畔）暮宿于孟諸（孟諸大澤名）夫尺澤之鯢（鯢小魚也）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鄒守益曰意思峻絕詞法高簡

胡時化曰士君子有高世之行衆人固不識也如鳳非鷃所知鯤非鯢所量可以觀士矣衆庶不譽何傷哉

張以忠曰筆力高奇俊偉而轉接尤精潔熟之可以得淩駕法

此文乃策賦之流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體

從小以至大從物以至人從外以至內緩而不驟見而不觸故當紉之乃遊說之法

看他下四仞字十仞字百

莊辛幸臣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圈養之）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蘖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于絲以繫之）加巳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

仞字最有分曉皆明其愈高而愈危意

譬喻一節深一節

一往意若貫珠而機軸各異段落分明文法屢變所

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蓤衡（香草）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集韻碆可爲鏃盧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利也磻以石着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下也如折然）故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臨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

以爲隹

漸說到襄王身上文極委曲

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爲無事此策爲有力焉

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楚子誘蔡侯殺之于申君王之事因是以左洲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吳師道曰喪亂之後救敗扶傾之計皆失于幸特不能大有所爲耳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

策之有皆失敌

胡時化曰禍幾所伏微矣哉童子之于蜻蜓公子之

于黃雀射者之于黃鵠物且不免況人乎

蔡靈侯之事襄王可鑒矣甚哉幸臣之不

可近也

張以忠曰意甚危激而詞反若平緩漸漸引入自當

令聽者神悚

